



明齋言行錄集附
二

年譜附錄

共
甲

又 7
4092
2



門又伊7
號4092
卷9-2



明齋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一



府右諱拯 丁仁初字仁卿仲父童土先生手書明齋二字與之學者仍以為稱焉尹氏系出坡平縣麗朝壁上功臣諱萃達寔為鼻祖數世有諱璠以平戎佐理著大勲其在軍中常以五經自隨封平伯證文肅生諱彥頌同平章事謚文康自是世有名者入我朝有坤亭 太宗用佐命功開封坡平謚昭靖子後 世而有諱倬官大司成在 中宗已卯間以經學 掌文均三世而後至諱昌世即府右自初也

卷一

贈吏部參判有至性卓行事載清陰金文正公兩
志文諱煌官大司諫號八松好善篤行剛毅有大
節當 不祖卯子之難屢疏力斥和議金文正公亦
銘其墓後特 贈領議政謚文正考諱宣舉而之
後辱居丘園體正學明大義屹然為斯六世道之重
孝 顯兩朝累以禮徵終不起後特 贈領議政
謚文敬學者稱魯西先生妣公州李氏生負諱長白
之 貞正 乃曉達經史有古烈女風江都之難自
仁以死之 君以 崇禎二年己巳二月二十八日
生工漢京之貞善坊第幼而凝重器度天 不形喜

怒不隨羣兒嬉戲七八歲時適值家中尊 不在祖
妣成天 諸孫兒行家廟參禮甫 系神諸兒忽
羣笑府君 四拱正容不少改成夫人元之告于八
松公曰此兒異常人也丁丑正月避兵在江都及城
陷李夫人殉節府君與姊氏率婢子親視指殮手整
衾衾殯于兩僦居廳下取土厚覆埋石八塊于四隅
中鋪炭以表之哭辭而去從容如成人時府君 九
歲時氏年十歲也已而俱陷於虜府君背負招魂苧
衣經 終不墜失以成立帛之禮其在亂陣也出記
譜小帖以授姊氏曰姊氏女子也不幸相 以此為

認後果相失以譖帖輒向我國人披訴竟被人識認
贖還府君年在幼稚而其誠孝之卓至慮事之出常
如山亂尸朝廷追理斥和之罪八松公編管永同府
君從焉以年幼不得在喪側為痛每於朝夕輒發聲
號哭八松公諭之曰長者之側哀不得自盡自後只
於朔望哀哭朝夕屏處血泣終三年過期食素長者
勸肉則曰兒之情事異於他人食肉豈所自忍淚隨
言零長者終不能強焉府君學業夙詣不待教督甫
十餘歲已誦詩書涉獵子史幼時嘗不效蠅詩曰
蚺蠅結網罟橫截下與上為語蜻蜒子慎一簷前向

浦趙公聞而奇之曰此子克其志仁不可勝用矣
壬午文敬公卜居于湖南之錦山市俞先生亦捲
家相從共爰一室講論道義府君從而受業焉市南
嘗以氣化人事為策題課諸生見府君所對曰兩漢
文章程朱議論父兄師友或勸其赴舉府君內抱至
痛以為既無劉子羽之才器則寧學屏山之守志遂
謝博士家業而專意性理之學焉丁亥委禽於吳翁
權先生之門往來問業仍以師禮事之嘗受朱子書
於慎獨齋金先生先生曰吾儕中英甫最熟於此書
君可就問焉文敬公亦命之丁酉遂往懷川講大全

亦事之以師蓋府君講服親感不出於定省之際而
考業於諸長者之門亦如晦翁之於胡李二劉朱塾
之於東萊也 孝宗戊戌命薦學行之士諸宰臣以
府君交薦連擬於衛司講院文敬公深以年尚少而
名太早為憂貽書于同春市南諸公止之自是府君
望實漸隆至 顯宗癸卯公卿三司聯章共薦市南
亦倣溫公薦劉器之故事以府君應命甲辰始除內
侍教官乙巳除工曹佐即皆不赴戊申再除司憲府
持平皆以狀辭適己酉春以 別諭之府君上疏陳
情畧曰徃在丁丑之亂臣母死於江都臣日痛為子

不孝喪母非命馮生苟活徃每日月言笑喫着自如
恒人每念至此心若刺刃昔宋劉韜死難於靖康其
子子翬屏居墓下謝病終身古人之遇變者其自處
可見矣臣於是絕意仕宦跼蟄鄉谷自矢為沒齒之
計惟其日夜之所祝禱者皇天眷佑我 聖上奮興
撥反之大業宣昭義問於四海則匹夫隱痛之私亦
有可洩之日而朝以見夕以死亦可無憾於九原不
幸置身近名游聲過情內抱盜虛之羞外陷亂倫之
轍噫如使臣實有才學可備使令則家國忠孝本無
二致策名明廷隨事效力上答鴻恩下伸幽寃亦豈

臣子分外之事也古人亦有行之者子翬之兄子瑕
父子是也臣則不然氣質之稟已不逮人而變化無
功日循成習况望其明習經術有助於帝王之學通
曉世務有益於國家之事乎今若昧於自量徒感寵
榮遂以含寬忍痛之初心只為影纓結綬之歸而已
則進無所為退無所守是真不克為劉氏之罪人矣
三月 上幸溫泉又申諭召呈狀辭四月丁文敬公
憂執制一遵文公家禮葬于交河返哭于家與季氏
農窩公送往侍墓以終三年每日晨夕上墓拜哭盡
哀時圻京士子多有請業者府君依朱子寒泉故事

時或講授焉辛亥夏服闋先是文敬公與童土公做
范氏義庄呂氏讀法立宗約設宗會率一家長幼課
學肄業至是府君以為孤露之後訓率宗人教養成
材為繼述之大者遂會宗人申明學規朔望躬自講
課以作成焉自是夏至甲寅夏除侍講院進善者四
掌令者一執義者四皆疏狀辭遞秋 肅宗初服再
以執義召乙卯正月上疏辭復陳啣恤隱痛之私屏
伏沒齒之志丙辰卜築于酉峯戊午移寓公州之青
林己未聞洪州之龍溪有溪山之趣轉徙焉遠近來
學者衆遂構書室名之曰敬勝為齋規以訓之庚申

還于酉峯舊居是歲夏朝著鼎新大臣金壽恒閔鼎
重等白于上曰尹某家學有素踐履誠實卓然為
士論所推重請加招延出入筵席遂再以別諭召
自是數歲屢除執義司業又屢申諭召皆疏狀辭
辛酉夏地再震下旨求言府君上疏辭畧曰噫今
時誠季世也危亡之象愚智之所共見然唯人主可
以造命則轉移之機豈外於人主之一心以實心做
實功興衰撥亂轉灾為祥予以祈天而永命唯殿
下所為之如何耳壬戌秋又曰灾異別諭召府君
於辭疏附陳略曰嗚呼世道滔滔如水日下雖微變

異已可寒心人事天時若相催促小大危懼固係其
終然不可上諉於天下諉於人玩愒闕日而已則亦
唯君臣上下共相警動必須一念之誠與天相通
然後所謂消弭之策轉移之圖方可有着手處真工
立而實效見非區區文為末節之所能濟也天下之
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一心凡此豈可以他求哉唯
聖上立志之如何耳是時大臣又薦先生德寧請
加獎擢七月特旨陞拜戶曹叅議辭疏畧曰臣初
以屏伏之私情實有沒齒溝壑之計終以庸陋之賤
品不敢承當匪分之名守株二端良限半世自朝廷

言之則乃所謂不試之臣也古昔帝王必敷納以言
明試以功有以灼知其實然後舉而爵之安有不出
窮谷而馴致巍然於大夫之列者乎又屢疏乞免並
優批不許時玄石朴公已應命入朝請招致府君與
共國事副提學趙公持謙亦陳盡誠必致之意上
特許適職以別諭敦召辭是時四方來學者益衆
府君處之魯岡院齋往來講學朔望又聚鄉秀子弟
課誦以為振勵之方癸亥春上特遣文官敦禮申
召俾與偕來蓋異數也史官三至聖諭益懇摯有
曰前後徵召輒以私情崩迫為難進之第一義此則

大有所不然者嗚呼此何等時耶國勢阡危災異
出上下憂遑食息靡寧當斯時也甬以世祿之士徒
守一節退卧鄉村怒視國事一何其邁邁耶府君力
辭不獲乃以為世臣之義有異於鑿坏踰垣之流息
偃在家虛紆恩禮亦所不敢四月日自載詣郊外
陳疏待罪上特遣承旨宣諭命與偕入附奏辭曰
臣之此來非敢為冒承恩召也只以息偃在家一
向撕捱臣子之心萬分悶感故不得不前進而待罪
非敢以跡近京輦而有所變改也噫士非一品而國
家之所以待之者亦非一道自程子易傳以來已嘗

為數層說話使為士者有所準則而在上者亦曰而
輕重其施焉其不可一例加以不稱之恩數使之
上累舉措下失分義也明矣今臣既無才學可以出
而事君而外迫威命內喪本心半上落下進退
無據重為四方之觀笑只此一事亦貽羞辱於聖
朝矣上溫批敦諭略曰噫爾以山林養德之士遭
此多難之秋久遯荒野一向邁邁寡昧之缺然士林
之失望固已久矣頃目別諭之勤懇且念時勢之岌
業惕然改圖幡然上來不准予心之喜幸而已今日
國事其亦有庶幾之望也今觀書啓異辭愈切繼而

有還歸之志此無非誠信未孚之致只自愧赧而獨
不念休戚共濟之義乎此時佇待不啻若大旱之望
雲霓連遣近侍促命入對府君以為今番一動本為
分義窮感前進待罪而及到近圻反蒙無限恩禮充
不敢一日留滯遂留疏退歸畧曰今臣非敢承召而
來也乃待罪之行也聖朝寬大不加以罪則在臣
之義唯當收束殘骸端歸蓬蓽涵濡聖澤畢義田
間而已至於近侍借來之例臣於前章略發其端夫
上有徵召之禮而下有進退之義義苟可進則何待
於守而不捨而後進哉如賤臣者固不足言若於一

切難進之士更不恤其義之可否而唯以縻致為意
則在上有束縛馳驟之嫌在下有怵迫失措之憂而
不可謂之有禮有義也士有二道唯出與處二者之
間無他路徑臣之迷惑之見以為既不敢進則唯有
退耳承旨以聞 上命追往偕還 特諭申召益懇
曰君臣之間貴相知心而唯予誠禮未篤遂使招致
之儒臣留疏徑歸豈但予心之缺然慚慙實國家士
林之不幸也府君不敢遽歸遂留水原地以待處分
承旨又再傳 聖諭敦勉不已府君又附奏懇辭
上教曰一向強迫亦非禮待之道召還承旨府君遂

南歸是行也自 上虛席以待隆恩異數復絕挽近
在朝諸公皆以為一番肅息分義道理不可已平日
之素號親愛者亦莫不疑其太執而府君之志確如
也玄石朴公亦來勸造朝與共國事府君為言私情
之外又有不可出之義吾輩今日不出則已出則當
有為如欲有為則尤庵世道不可不變西南怨毒不
可不平三戚門戶不可不開吾輩力量其能辨此乎
此猶不可為而何事可做心知其決不能有為而冒
出吾所不為也玄石終不能強焉府君歸而語人曰
和叔不能見幾其將不久於朝乎未幾果然已而拜

吏曹參議屢辭 不許七月 特旨陞拜漢城府右
尹四辭適甲子春拜司憲府大司憲又三辭適夏有
崔慎者上疏發府君私書托以為宋相時烈辨誣而
詆府君為背師侵詆至及於文敬公玄石陳疏論其
誣罔相臣金壽恒閔鼎重等奏言尹某以私憾詆時
烈不當復待以待賢之禮 上允之自此時議譁然
上而大臣三司下至鄉曲蚩蚩之徒承望風旨羣起
朋說府君一以無辨不校為義每誦文敬公受 國
厚恩縱不能報效尚何忍作為偏論重被萬世罪責
之語以教戒知舊門人焉初府君之師事宋相也文

敬公教之曰允翁突兀處難及汝師其好處而病痛
則不可不知也又曰允翁受善之量不弘汝須以朱
子書切劘如古人之以三百篇諫可也又每以宋相
之不能受善克己為氣質之病及其出當世道也主
張私意國論不服遂累書告戒真切其與尹鑄訟禮
相仇也又申以己甚之誠宋相頗忤之輒疑其貳於
己其已酉再入也復擬以一書箴砭語頗切至旋以
其去國而寢之未幾文敬公卒至癸丑府君以年譜
及玄石所撰行狀往謁碣文於宋相並以己酉書示
之以卒文敬公惓惓之遺意宋相見狀譜文字稱述

道學淵源且載前後規箴之語心已不勝其忤愾而
已酉書又激發之遂教書玄石以江都事尹鐫事追
持文敬公不已蓋文敬公一生以江都事自咎而宋
相謂無可累之義又以失身斥棄鑄而宋相亦知其
相絕也及是忽以兩事為疵詬之資未乃謂當死不
死言絕不絕後來千奇百怪皆從此出焉及碣文之
成也托玄石以為辭譏嘲而踈外之府君以為全篇
命意既乖道義期勉之義又無友朋悼傷之情以書
請改只欲其狀德稱的辭事據實宋相或許改不改
或反辭姍詆所以抑揚操縱瑕釁前却者殆不類常

情府君於是不但認為氣質之用始有疑於本原之
受病及相訪於謫中也宋相又以李草廬惟恭變禮
說求生為言府君歸見其文元非變說而又聞其為
宋相所自點定深加訝惑屢以書質疑獻規而其答
辭甚周遮抵牾自此所以致疑於本原者益深欲一
進規箴而方在困厄恐資諛口不果發間有告誡而
亦未能深言逮庚申放謫還朝出處無義言論事為
又多不厭於士類平生樹立蕩然掃盡府君心傷之
乃草書數百言申說已酉書中大旨而以王伯並用
義利雙行為綱以行已接物符驗事功為目而本之

日補全言附錄卷之一
於氣質之不能變學問之不以誠末以衛武公懿戒
之辭漢武帝輪臺之悔勉之蓋氣質之評變為心術
之疑而兩世師友之誼不忍終嘿欲追比于一言而
死明言痛說刮根疏源猶幸其惕然悔改收拾脫節
不幸則寧效古人杜門不見人面之義庶幾知我罪
我其在於此此非獨為世道也為國家也亦欲以率
文敬公平日之誠也書既成玄石以恐累世道止之
府君猶耿耿目人先致其書中大意宋相聞之大恚
曰此辭說紛紜玄石叩其事實府君答書有曰王伯
並用義利變行與大學誠正之學不同同春所謂都

是機關草廬所謂專用權數恐是函丈之實病吾欲
一質所疑達於函丈者即此言云至是是書為宋相
所得而慎疏遂出謂由於墓文之憾是時宋相誣援
他人語醜詈文敬公者又不止一二事士友皆疑府
君絕斥不早而猶不忍夫夫更以書辨質或冀其開
悟也彼乃益肆悖語詆辱並及兩親竟自底於絕蓋
師者道之所在將以質疑而辨惑也府君之於宋相
道已殊情已乖疑而不質惑而不辨自古師生實無
如此之義而畢竟益見其心術之慝又遭周極之誣
不貲不足以見吾道也乃若府君之心則不幸處師

生之變默默自靖而至誠惻怛之意常存乎中喟然
有來世口實之慙矣是年冬宋相之徒又以府君為
誣栗谷托重以陷之蓋府君曾與明村羅公書引栗
翁初年從禪一事以明文敬公江都被謗之相類而
有入山之失一語至是吹覓字句勒成罪案疏章紛
然上以挾摛私書橫加誣賢之罪斥之至丁卯宋
相又手疏誣辱文敬公無所不至至此而手脚尤露
盡士類莫不駭憤於是而有明村辨疏焉戊辰晚庵
李公尚真筵白府君心事明其非背師又劄請禮遇
己巳二月上特命禮待府君如初至庚午拜大司

憲蓋向來人以府君為扶護鑄誣辱栗谷故用事者
引為伸鑄點亨之證又牽復職秩故相汚蟻府君遂
陳疏自劾畧曰臣之顛蒙自幼少時誦習李珣成渾
之書以為聖賢相傳之學在此為沒身鑽仰之地矣
今乃被人誣毀見斥於文廟餼食之列是淵源絕矣
本根拔矣臣之蹤跡寧可復容於當世耶臣之甲子
以後事實負二罪焉臣於宋時烈自少以師事之而
不幸情義不得保終卒乃以書札間事橫生鬧端以
致數年之紛紜臣之妄言速戾辱及其親者有不暇
言而 聖明每以朝論之携貳潰裂為憂歎畢竟於

兩臣黜享之批亦及此事若以歸罪於兩臣是則數年之間使朝著不靖而士趨乖離終至上玷於聖教追累於先賢靜思厥咎職臣之由此其臣罪一也尹鐫亦先臣之所嘗善也自其禮訟之初先臣已斥其失身告戒不從終至相絕至其末梢無狀則尤無足更論者而向來一番人疏章每以賤臣為扶護鐫其所抑勒而為說者無所不有而乃者遂臣之伸鐫也遂舉臣以證之雖前以為罪後以為援而非臣之情實則一也臣前則杜門屏息以俟罪後又不敢越今陳章以自明迄不能一暴其本心目仍泯默未免

為保任匪人之歸此其臣罪二也又曰臣自聞村叅輔死後心神驚墮生意都盡蓋叅輔即臣之甥也當初慘怛之餘區區葵藿之忱不勝於悒不料聖明之世乃見如此之事願臣草莽賤螿不敢越分曾無一言以少效愚忠則臣節虧而人理絕矣先是己巳四月坤宮廢朴公諫而死故疏未及之以見忠悃疏入上教曰疏中語意多有不正不義之態殊甚駭然還下其章執義金一夔等啓削官爵甲戌夏坤儀重正上命特叙即拜吏曹叅判府君屢疏辭畧曰見識昏昧處義無狀身在草莽害及世道自作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一
一四
之孽死不可贖臣誠猥越不敢覲縷而 聖鑑之下
無所逃罪是後連以此引罪力辭 上於筵中下教
深悔甲子輕聽兩相之言又於批旨開釋甚摯畧曰
卿之控免愈徃愈懇無乃以曩時事有所不安耶此
則予既深自悔悟牽復如舊禮待如初必欲召致與
共國事亶出至誠又諭以君臣之間未曾識面連遣
史官召旨懇至府君附奏辭曰 聖眷至此不覺感
泣臣雖至迷亦有人心亦豈無一望天顏之至願哉
只以一番呈身未足以報得 隆恩而徒以螻蟻之
微情仰答旌招之盛禮者義之萬萬所不敢出也八

月又陳疏申辭召命 上批益懇畧曰待儒臣之道
不必以職事維繫若解本職則稍倣宋朝故事未可
以布衣進見耶府君又附奏曰布衣進見之 教不
有萬不敢當者臣以世祿餘裔本非山林之遺逸庸
陋微物又無古人之行能有何所挾而直當此超越
常格曠世稀濶之盛事耶昔者先臣得蒙 孝宗大
王特達之知嘗有士服引見之命先臣辭謝不敢當
而終被 聖度之優容矣不料不肖微臣又蒙此寵
命於 聖朝也時玄石在朝貽書謂 聖批中尚未
識面布衣入對之教亦非向來官守之猶可支吾勉

以常理正法府君答書曰常理正法自是儒者出處
鄙人私情既不能以常理自處微分又不容妄冒正
法今以為一進登對陳情辭退為可云世安有一番
呈面之出處乎是時 聖意必欲一見而府君終不
起乙亥春拜侍講院賢善遣史官以 別諭召上疏
辭 批旨復申布衣入對之命四月又拜吏曹叅判
再狀申辭右議政中公翼相雅知府君素志陳劄言
尹某終守匹夫之志甘為一節之士以其自處異於
他人故也今若適其職任而就問朝政官致月廩則
庶合待士之節領議政南公九萬奏言適職或歎禮

過月廩亦必不受自 上宜陞其秩而周其貧六月
乃有周惡之命疏辭不獲遂祗受而分諸宗黨是後
凡有 賜與皆如之是月 特旨陞拜工曹判書七
辭不許先是府君陳辭疏也以前後所被官職皆是
分外不容有所揀擇如前輩之或書舊銜以辭新除
故只據朝廷所命者以自名而不具資式以見區區
之志至是班聯益峻不敢一例冒書只從在野之本
分稱草莽臣焉十月移拜議政府右叅贊屢疏辭且
辭錫賚之典丙子無成均館祭酒適臣陳府君家貧
命周惡疏請還收賜物以補賑飢之資夏以 別諭

召再疏辭丁丑正月 命史官傳諭宣召三月拜吏
曹判書又連申 召旨府君屢以疏狀力辭適又有
命周惡辭不獲秋拜大司憲 命申諭敦召有曰憶
昔癸亥卿不我棄賁然來忍心自欣慰咫尺都門何
意徑歸至今思之悵缺未已予心若此卿豈忘予布
衣之教亦難終孤胡忍邁邁不肯于子戊寅拜左叅
贊又再申 諭召皆辭時前縣監申奎請追復 魯
山 慎妃位號 上遣禮官再詢府君於前後收議
不敢仰對至是以為此舉國臣民至今所隱痛者苟
能舉而行之其将有光於 聖德不可不畧陳區區

遂附議曰兩件之議實為莫重莫大之事二百年冤
鬱之氣將得伸於今日於昭 列聖陟降在上而
聖上一念上通天地盛德非常之舉豈在 聖斷而
已冬司諫鄭澔副應教金鎮圭等疏詆府君為背師
上皆嚴斥之又罪澔 教曰父與師孰重孰輕其
父受辱而為其子者其可晏然受之乎曰遣史官慰
諭宣召府君附奏深陳身伏草莽害及世道之罪焉
自此父師輕重之義仍為士類之定論府君曰如此
則一事致死之說為虐義誠未安師亦有淺深輕重
之別如孔子之於顏曾則與君父同而其下則煞有

差等今若以一切為師生者皆同於父子君臣之倫則固不可而若以父重師輕定為一說則亦不可若以為父與師固不可分輕重而師亦有許多般樣不可一切同之於君父云則可以不悖於古訓而亦可以服彼輩之心矣已卯春以子行教官侍從推恩陞崇政階府君以攀援恩例極為惶感懇辭 不許秋特遣掖隸賜食物問起居上疏陳謝時章甫之間以召致辨誣陳疏者相繼而太學罰削又紛紜府君深以為悶貽書門人韓配周責其主張之非畧曰諸人每諉以士論夫所謂士論者出於義理之正者是

已若此等事直是偏論耳當此世道乖離百孔千瘡之日訐揚隱微攻擊異己不顧大體唯快私意如此而尚可謂之士論乎向來正亦如此世道之至此者莫非其崇為今抹獎之圖無他焉為士者先行義而後論議尚忠信而戒浮偽持公正而祛私偏務和平而斥險詖隨事隨處無小無大必求夫天理之粹然者而從之不以一毫計較利害之私雜錯於其間則吾身好而黨類好黨類好而世道好矣不然則已覆之轍殊塗同歸而已府君省墓交山已多年以職名長在不敢輒近圻甸至庚辰日 召命之稍間欲永

日初生詩附錄卷之一
辭先墓發行抵墓下政院以聞輔德李震壽又疏請
盡誠招致儒疏繼上 上再遣史官申諭召旨府君
又恐更紆息禮或如癸亥江外之行呈辭疏即歸七
月拜議政府左贊成兼世子貳師 別諭召畧曰卿
以儒林宿德豈但為國人之所矜式予之所以眷待
倚毗不啻隆重必欲置諸左右以資啓沃以挽回世
道今以卿擢授貳公仍兼春宮賓師之任輔導成就
微卿宿德重望亦誰任其責哉府君上疏又陳崇資
之濫猥名器之屑越乞一併改正 不許八月 仁
顯王妃昇遐府君以不得奔哭陳疏自稱待罪臣是

後以累遠 召命曰稱焉府君久帶職名緊任則連
章累牘必辭乃已閑司則煩瀆為懼間曰 特召或
歲末歲初上疏狀以辭是冬有宮庭之變張嬪賜死
府君以 春宮冲年遭此變故不勝草野隱憂遂陳
疏末附保護之義曰自古國家將敗變故一生禍
亂輾轉靡有底止竊惟 聖明洞覽今古物情世變
何所不燭今以 春宮冲弱之齡罹此艱棘所仰怙
者唯 至尊耳疾病之憂將護之方凡百照管實費
聖慮以聖人止慈之至情重惟 宗社之重其所
以愍勲顧復覆燾而鎮安之者必已默運於 宸衷

而臣民之隱憂過慮亦何所不至也 上優批嘉納
壬午秋 別諭召再疏申辭甲申 上議立 神宗
皇帝廟以寓江漢之思遣禮官詢之府君以為當此
人心偷惰天理晦塞之日立廟之教有足以感動神
人若不少見微忱則義所不敢也遂附議畧曰 神
宗皇帝同極之息實吾東土萬世不可忘者而今朝
宗之義無地可見 聖念及此可泣神祇至於建廟
之義實是國家莫重祀典賤分昧識不敢有所容喙
上乃設壇於後苑名以大報親祀之有 御製詩
府君敬次其韵以抒忠憤乙酉十一月 上命傳禫

府君曰辭疏附陳大事不可造次斷行之意而請益
勉於敬德勤民祈天永命之圖旋以寢 命未徹焉
丙戌夏有林溥者上疏請召致府君而謂府君不出
由於一邇人之謀危 東宮 上燭其詐罪之在京
諸門人將疏辨府君聞而駭之曰此豈可辨之事乎
况吾在而使門人為之寧有是理此等事無非職名
在身之故也遂陳疏辭并及儒疏之誣 優批慰諭
是時府君患痢甚重史官以聞 命遣御醫持藥者
病以疏謝冬又有衣資食物之 賜屢辭 不許丁
亥春說書李世德承 命來詢 東宮繼講之書府

君辭不對答世德私問曰聖經賢傳無非當讀之書而草莽賤臣未嘗一侍書筵則何由斟酌得宜雖欲越分妄對亦不可得矣近思錄聖學輯要似是最切要者敢私布於左右以備侍講之一助世德以此附達遂命以近思錄繼講秋特遣掖隸賜食物問起居以疏謝已丑正月拜議政府右議政史官傳諭宣召府君極為惶懼陳疏懇乞改正聖批甚隆重畧曰今茲爰立予志先定卿之進退係國安危自與曩時不同胡忍棄予如遺袖手想視耶矧予平生不識卿面一念不曾暫弛卿豈獨無戀予之心耶昔

年屢勤禮招幸回避心纔到江郊旋尋歸路寔由予誠意之未孚至今思之不覺愧慙噫國勢朝象無一可恃當此之時扶持調劑之責微卿山林宿德其孰能之此予所以益篤誠禮必致乃已者也府君陳四疏略曰噫拔自草萊登諸廊廟三代以下所未有也若使真賢遇此盛際豈不對揚休命匹美千古聖志則固是古昔聖王之盛心而奈臣之匪其人何哉又曰曾於甲戌年間伏承聖諭有君臣未相識面之教聖眷藹然感動臣隣十餘年來結在心曲未嘗一飯而敢忘今茲聖教又及於此奉讀哽咽無

日齊年譜附錄卷之二
以為心 天恩罔極永無報答之路蟻命垂絕已作
朝暮之人瞻望 宸極但有涕淚 上再遣承旨敦
諭附奏辭曰江郊之事每勤 聖教誠不勝感泣其
時朴世采實來相勉苦勸入謝而臣顧分畏義終不
敢從至今追思臣亦自恨若於其時一入天門一望
天顏歸死溝壑更無遺憾而今不可追又連上十
四疏力辭前後 聖諭愈益隆懇有曰文純公李滉
以七十之年卒乃就召置由於我 聖祖之至誠也
卿之年高德邵無愧先正而只緣予誠淺禮薄造朝
尚遲予實慚惡繼以抑鬱頃觀書啓卿以昔年江郊

回車頗有悔恨之意益可見卿之丹忱而予之思卿
至此尤一倍矣時修撰沈壽賢承 命來詢經筵繼
講之書府君附奏畧曰竊伏聞講官之言自四書五
經以下至於聖學輯要進講已遍聖賢之書何以加
此此在 聖上只就已講之書更加精熟之功其於
緝熙之地必有實效朱子奏劄所論讀書之法實為
切至竊想已經 睿覽恐無待遠詢於芻蕘也又答
壽賢私問曰竊念書貴熟讀而精研溫故而知新古
人讀書之法也若更就已進講之書擇其切要者更
加玩索討論之功則其視泛觀他書似有實效矣近

思錄大學或問最為切要何以至今不在進講之中
耶壽賢以此附達遂命繼講近思錄庚寅春上
違豫日久府君既不能前進承候而坐違嚴召亦將
周歲遂依古人縣獄待命之例移次邑底上十七疏
待罪畧曰臣聞物理到極則變今臣虛名已極竊位
已極思禮已極罪戾已極一身萬事無非到極臣
既末由變而應命則只有變而之死耳目今惠澤旁
流大化普洽萬物忻忻各得其所而臣獨踣高躋厚
靡所容措不得與村翁野老同其皞皞臣竊自悼其
何以致此也三月上十八疏始蒙恩遣付西樞

上候亦平復始還家時有文正文敬公特贈壽
謚之命以告先廟秋以進宴推恩有耆老大臣衣資
食物之賜府君以為誠不敢當大臣之名而推恩
優老之典並及庶老則不可以物之稍豐而瀆辭也
遂祇受疏謝仍辭西樞及月廩先是宰相國錫鼎以
禮記簡編多有互錯為之類次而庸學亦依舊經入
於彙分之例又於書末錄講確之人而府君之名亦
與焉一邊人以毀經侮聖構罪崔相有洪胄亨者又
憑藉講確之名上疏詆辱府君館學儒生杜弼琦等
疏辨其誣上命停胄亨舉大司憲鄭誥疏救之又

明齋年譜附錄卷之一
有郭景斗者投疏醜誣於是儒生李泰字季疏陳皓
寺罪狀 上命定配胄亨景斗削黜浩授洪禹瑞
李喬岳李澤等登對伸救 上又命盡寬浩等四人
仍教曰鄉儒之假托講確誣辱儒賢極可痛心違承
旨敦諭慰安府君附奏畧曰臣以不肖之身為世道
之一累輒起鬧端於朝廷以貽羞辱於國家終至以
臣之故 天威太震處分嚴重中外惶惑遂驚恐
此在大聖人平心處物之道不過俯察得失裁酌輕
重從容誨化之而已豈足以大 聖上之聲色也哉
至於儒賢之稱允豈所擬於微臣者而 聖教每及

於此此又臣之內抱憂恐常懼得禍於鬼神者也然
設令真有儒賢苟有其過安可禁人之有言耶一言
其過即以侮賢之罪罪之則以在下者言之即末世
護短禦人之私而非古之君子樂聞其過公平正大
之心也以在上者言之亦近於防人之口而非可以
服人之心也繼又上疏引咎復陳處分之過中末及
雷雨作解之義 優批慰諭冬西邊有海寇之虞
特申諭召府君附奏備陳賤分殘喘致身無路之狀
門人有問曰國家倘有事變先生當何以自處答曰
在宋靖康之難揚龜山尹和靖胡文定俱不赴牛溪

先生亦引三賢事壬辰之難以不赴為素定况吾溝壑賤分死於溝壑固吾義也第亦有隨時之義吾則當從吾 王唯應一死明白其素定之義如此辛卯春又有衣資食物之 賜辭不獲冬行文正公文敬公延謚之禮陳疏謝節惠之 恩仍辭職壬辰春坤殿患痘平復以不能進候陳疏待罪夏編刊文敬公遺稿癸巳春 遣掖隸賜食物上疏辭謝先是文敬公在錦峽與市南共編家禮源流既返尼山又有後來修潤之本是歲夏市南之孫相基以源流為市翁所獨編囑時相筵白命湖南刊行而謂市翁托府

君使之補遺來索後本府君初無或托之事故據元初共編之實而言之相基受人慙惠以府君為欲專是書多肆悖詆終至相絕府君傷其迷誤曰市翁子孫之至此誠可矜而不可怒也七月患痰瘡却藥不御曰此病豈以藥物見效也 上聞之遣御醫者護連以病情聞且續送御府藥劑府君以為 君恩不可孤遂進藥飲又 特遣掖隸問病賜以御厨珍饌冬陳疏謝曰辭西樞曰臣老而不死常懷戰兢如履薄冰今此懍懍殘喘豈是服藥求生之年而至今延活莫非 天恩惟是匪分職名猶在身上今將死矣

何可回仍死於僭竊之中以為朝廷之羞乎 聖批
諭以益加善攝時 上欲復方喪古制命詢之對曰
臣頓伏之中欽仰 聖學之卓越千古而已府君寢
疾數朔猶不廢盥櫛晨謁至仲冬漸益沉重甲午正
月日臻危篤乃命東源書喪祭禮遺書二十日訣諸
子孫及門人侍病者各教誡命以士禮治喪又曰
我死勿用北物以明吾本意又曰人或以齋號及先
生字書旌吾意不以為好牛溪先生墓表命書昌寧
成某之墓六字此可為法吾身後銘旌表面當倣此
而第一生被徵召之恩某人上書徵士二字題主亦

依此可也門人疑其不然府君曰不書官銜以見吾
咫尺之義書徵士以表吾不忘 國恩之意又謂兩
子曰吾千里葬親不得依守松楸心常痛恨常書埋
我於先壠欲汝輩就居今思之此誤計也今之偏論
將與國偕亡殺戮不已必至於干戈從事士大夫縱
不能矯革豈可重為無益之偏論以禍國家乎郊圻
紛鬧汝輩必不能免此須葬我於幽深潔淨之地仍
居焉可也二十三日乃李夫人諱辰也前六七日命
東源曰祭祀日勿以吾病重而不告蓋慮其神迷或
忘之也及日以告時朝日入窻府君掩抑曰先妣捐

生正此時也遂舉哀移時病遂大革口中啞嚔作聲
 侍人竊聽之乃誦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得正而斃斯
 已矣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曰終小人
 曰死等數句語也翌朝命屏婦女使正席東首悠然
 而逝乃二十四日申時也前數日魯城山三日大鳴
 如風雷聲人皆異之門人一遵遺教以士禮從事計
 聞 上震悼屢下傷痛之教 特命擇送東園秘器
 給喪祭需及三年月廩舉禮葬祭如儀 東宮亦
 遣宮官吊祭子行教以遺志陳疏辭禮葬不獲以三
 月十九日葬于公州香芝山白雲洞坐卯之原遠近

人士來會者一千三百餘人先是府君帶西樞後戶
 曹依例輸致月廩既辭不獲又以疏狀煩瀆為懼只
 使本官勿為輸送至是道臣以聞 上命仍給子行
 教詣 闕陳疏請還納並請收還三年月廩仍給之
 命 上初不許後又教曰生時所不受之物到今
 其子之不敢安受情理宜然收還成命以循其志三
 年月廩則仍給俾為祭需府君既沒而一邊人仇嫉
 猶不已副學鄭澔又回家禮源流序文誣詆之 上
 見之震怒下教罪澔製二絕追悼之有曰儒林尊道
 德小子亦嘗欽平生不識面後後恨彌深生三雖事

一自有重輕殊可笑論思長甘心大老誣 聖主之
所以眷禮者不習於身後如此至丙申不幸黨人用
事巧說醜誣至謂文敬公誣 孝廟府君背師中外
章甫抗章伸辨皆被罪丁酉竟追奪兩世官爵士林
為之氣塞及 景宗壬寅兩湖儒生金壽龜等館學
儒生黃昱等上疏辨其誣狂大臣又陳白前後被誣
之狀明非 先王本意 上遂命復兩世官爵賜謚
文成謚法道德博聞文禮樂明具成諸生建書院於
龍溪舊居享之又從享魯岡書院府君德性仁恕稟
質純粹而儀容莊重字量淵宏蓋其天賦者如此而

幼襲庭訓循蹈規矩灑掃應對巾襪縛袴涵養其根
基已純如也及長一準文敬公法門主敬窮理克己
躬行講習親切用功深密蓋不出家庭而行已修業
已成矣其為學專用心於內以人倫為本以禮為
戒立志之篤則曰聖人之性亦吾性也學不及於聖
人則於吾性有未盡分處務實之至則曰皆實理也
無物不體務實為徹上徹下之功修己主乎敬而先
從收斂外面始未嘗須臾而或放也存心專乎誠而
以無自欺不妄語為功未嘗頃刻而有息也讀書以
窮其理則必以真知實得為生而不務乎訓詁支離

省察以驗其幾則必以切己體認為要而精審乎公私義利學不厭博而必斥其尚奇好異工貴及約而尤戒乎驚外循名弛自修之實則必主忠信之功語造道之規則每誦於教之訓謙謙如不足而刻勵自督汲汲若或失而寬裕弗迫常語學者曰為學非立志無以成其始非務實無以成其終又曰橫渠之以禮教人儘好人生日用無非禮也無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充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也又曰孔門為學以讀書為本持敬窮理收心養性皆在於此捨此則無所據依又曰必有事焉則自有為勿正

則無期必心勿忘則無間斷勿助長則無躡等之病孟子此言實千古為學旨訣又曰所謂自得者非於聖賢遺訓之外究得別般義理也就其中真知其所以然與夫所當然者而與吾心泐然無間則是真自得也是真為學也又曰先儒四七之辨多矣栗谷所謂氣發理乘一語實為不易之定論而理通氣局四字又所以曲暢旁通無有窒礙名理之說到此殆無餘蘊又曰先賢所說義理雖有同異得失皆自積功實見中寫出後學亦不可容易句斷只當各就其說各究其意鑽研潛玩久後自有真實融會處矣又曰

寒暄之小學童子真是作聖根基又於我東儒先最
慕退陶曰退陶東方之晦翁學晦翁當自退陶始此
皆府君平日真踐實體之言也是以內外交修知行
并進充養積習表裡融澈動靜一循於天則言行不
違於禮度存諸中者沉潛而靜嘿接於物者真醇而
懇篤謙恭而平實和粹而輝光終以一誠成德焉其
見於行事則平居時爽而起盥拂衣冠淨掃室堂整
頓几案危坐讀書終日欽欽肩背竦直視瞻端正燕
閒之時肅然如對賓友疾病之中儼乎不設惰容飲
食興寢有定度衣服杖屨有常度威儀之則語默之

節秩秩然各有成法洎乎晚年積真力久行順理得
日用常行之間殆無甚異於人而自不踰於繩尺焉
四書五經瀛閩諸書無不循環熟復沉浸玩釋一以
體驗於身心與人講說如誦己言有時中夜起坐默
誦詩書庸學等書於史最愛綱目嘗曰此書經朱子
之手故凡例嚴正事實該備先儒之好議論亦皆採
入學者不可不熟讀也以至班馬韓歐之文亦且讀
之終帙又深於禮學人以疑變未質一一溯括禮經
旁引諸說酬答不窮而情文曲當講誦之勤至老不
懈義理之索無微不至亦未嘗自以為足也平生

不喜著述門人有言其將無以惠後人者府君曰著書立言豈後學之所敢為古人所述如耒耜陶冶之不可闕今則經傳以來以至程朱諸書無不畢備固無事於著述學者但當就此而熟讀精思真知實踐而已苟不務此而徒事著述非務實之學也如天文地理律呂象數之類未嘗留意曰我不暇也人有問者則曰未曾用功不敢強為之說事親至孝承顏適志就養無違居憂準禮不敢過哭泣衰袖盡腐以孝夫人沒於非命終身隱痛不近芬華處陋食淡以自苦友愛姊弟始終無間撫恤幼少恩慈周洽家庭之

內和氣融如也充謹於祭祀薦享以時而齊明靜一
致其慈愛稱家有無務令蠲潔忌辰必四日食素已
祭而終日慘然不少舒先世忌日或不與祭則晨起
靜坐以待曙家廟晨謁雖在大耋之年未嘗以寒暑
風雨而或廢也人有以朱子七十傳重之義為言答
曰筋力可堪非強而為之也且篤於師友慎齋炭翁
市南忌辰兩日食素至老不廢慎齋後孫零替忌祭
及歲祀必助其需知舊之喪必設位哭又食素悼傷
問遺情無所闕宗族甚大各致其愛尊卑親疎睦婣
必盡疾病死喪憂戚備至常曰當以先祖一視之心

為心又曰一人之善惡亦一家之榮辱也常以夫子
所不放於利而行多怨小人懷刑等語勗率諸宗俚
不陷於不義其有不善亦未嘗嚴辭峻責必從容教
戒曰過而不改是為過矣隨事善道務盡誠意教子
姪必以文行忠信謙恭退讓科舉之業亦未嘗禁曰
子弟之有志氣者自當不屑於此不然不猶愈於無
所為乎且勿令讀雜書曰雖欲為文章讀經書安有
不可為之理科文亦必以經傳為本可也至於內外
輕重之分亦未嘗不丁寧致告焉子孫有不遵教訓
則雖勝冠者輒施笞撻有過則或時瞑目端坐不與

之言不命之退者移晷知其罪而後始畧降辭色焉
東源生而愚魯府君所以教之之方無不用極常以
衆人惜分陰之義日夕勉勵間以事冗不得刻意讀
書則又戒之曰學問之道無他心所不安即義所不
安心所不安不行焉則亦廢矣雖不能讀書須勿忘
此意則日用事為無非學也又曰病中有病中工夫
馬上有馬上工夫以至枕上廁上坐卧行步亦各有
當然之工夫何處非用工之地也又曰遇事必求其
所當然之理此又窮理也所以援類而告戒者皆如
此處鄉黨謙卑自牧和敬待人賢愚親疎各適其禮

明齋全書附錄卷之一
凶嘉吊慶曲盡其情聞有所業則褒借而勉以進修
或有過累則哀矜而導以自新遠近人士至趨來謁
雖甚疾病接引不倦正冠束帶拜跪惟謹酬酢溫款
祥和襲人忿厲未見于辭氣罵詈不形于渣御狡偽
者獻誠頑悍者革心鄉隣歸化四方嚮風村里小民
皆知慕悅而愛信雖平日異趨者一接儀容亦未嘗
不私相敬歎焉平生執謙不以師道自居及門之士
皆處之以朋友隨其才稟諄諄開導大要先行義而
後文藝尚本實而略浮華必令無徇名目實下工夫
以文公小學擊蒙要訣朱門旨訣先立其大本又以

牛溪粟谷所定讀書次第循序以教之謂初學必先
下學為揭畫一之圖謂學者必正門路表章學方之
圖疑有未喻則細加譬曉語涉汎問則必使更思未
嘗以彼之所不能問所不可知者先自強說見人張
皇講說甚厭之曰問之者不專在於辨惑答之者又
近於誇其辯博此於身心何益蓋亦欲學者切問近
思反躬體認而未嘗不反復於立志務實之訓焉自
甲子以後杜門輟講或曰其誠意而益告之至若綺
紈家子弟雖致其誠禮而終辭之曰吾不欲與世上
人作緣也家甚貧有時䟽糲不繼而處之晏如也未

嘗以口體之奉有累於心晚年盤有蕪味必令撤一
尤嚴於辭受之節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嘗言以時
求一硯匣於族人之為官者先君子責之自是不敢
向人有求也守令方伯之饋自斗米以上悉却之以
職饋者雖微不受末年位高親知例饋若稍優則少
留而還其餘其克謹微細如此平日存心忠恕深以
絕物為戒間雖與人相絕而未嘗自我先之既絕亦
未嘗言其過惡常曰彼若有悔悟之心何可不與其
新也又謂嫌路太廣是末世之弊習深戒子姪勿置
嫌太過嘗言一家人曰懷川及俞相基只吾子孫絕

之諸人則不必絕矣府君早抱隱痛屏居求志絕意
於斯世雖旌招狎至輒以私情力辭迨于癸亥 聖
主側席同德共挽朝廷或冀其暫屈而介石之操不
移也晚年位益高禮益隆庶幾乎夢卜而黨論之分
裂世道之壞敗尤無着手處則終身一壑一定而無
變者又不特至隱之在心而已嘗謂若有武侯之才
則固當出而有為既出而有意於安疆復雪之策則
如使燕接虜自是節目間微事若無可為之才則無
寧自守吾心之為安也玄石嘗請去清人年號於
教旨以為出處節度府君以為如此則不出可也既

出則何可區區於此等事耶此非做事底模樣終歸
於名目上事業而已常誦朱夫子所云區區東南事
尚有不勝其憂者何恢復可圖之語而為之三復痛
恨焉府君雖未嘗出而需世而憂愛之誠根於至性
每聞朝廷之闕失灾祥之謫見四方之水旱飢饉輒
愀然憂歎有時中夜失眠間有求言之旨雖以屏蟄
不敢越分獻言而前後辭疏未嘗不就本原上提擬
大意以少效惓惓之忱近侍啣命來臨也前後四
拜祇受 聖旨延升 王人設面南之位北向鞠躬
肅坐屏息如不容先問 聖候次謝遠役之勞後及

私情之惶感溫辭謙容藹然動人焉中年所遭懷川
事實橫逆也雖其震凌摧薄人殆不堪而府君凝然
不撓嘿然自守有以不失其權度之正而猶且悼念
舊義稱以尤翁及其手疏之後稱以懷川而亦未嘗
一介其各姓嘗曰見其構捏文字殆甚於仇讎而靜
而思之不知怨怒反哀其迷誤是吾性氣不足處也
又曰吾於慶懷川事亦不無誤慶人之謂我無一事
誤者亦偏論也後世恩怨俱忘之後亦必有甲乙之
論而第必不以我為背師矣人有懲於我而或厭師
弟之名則是吾之貽害於後世也從弟德浦公嘗歎

曰吾兄慶義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所著有文集五十卷又有續集禮書若干卷藏于家舉二男一女長行教大司憲次忠教副率女適任震英行教初娶都事朴泰素女不育再娶掌令宋基厚女生三男三女長東源次東浚東涵進士女適縣令宋翼輔趙漢輔縣令吳遂采忠教娶韓聖亮女生二男四女男長東瀛次東淹女適金相甲權宏李挺霖李善延任震英一男一女男思敬女適縣監朴弼基東源一男光緝二女幼東浚二男一女幼東瀛三男一女幼東淹二女幼嗚呼東源之生殆及府君耳順之年其於平日言

行實多耳目之所不逮迨且省事而迷昧鹵莽不能善觀默識於日用動靜之間孤露以來懼夫愈失其真也考諸家傳文字證諸故老之傳叅以一二所得於過庭之際者係年撮錄而若其道德之高下造詣之淺深不特昧識之所不可及亦非容子孫之私言不敢僭論而亦不敢為一毫浮實之言以傷我祖考平生執謙之德以簞當世秉筆之君子有矜憐而採擇焉丁未七月孫東源謹述

明齋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一

明齋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二

致祭文

維歲次甲午三月壬寅朔十四日乙卯

國王遣禮曹佾郎洪廷相諭祭于卒行判中樞府
事尹拯之靈予惟卿祖抗義尊周亦粵文敬含章篤
修道成德尊為世模楷石潭遺緒坡山嫡派惟卿善
述有的其傳薰襲家庭孝悌為先道本忠恕功深博
約體驗躬行真心實德克養既久仁熟義精冊中彪
外篤實輝光自在先朝旌招屢加卿有所守永矢
丘阿中謙自牧素履獨行終身卷懷大義彌彰中途

橫逆累困齒舌然卿處義予所諒察父師輕重一言以辨凡厥嘵嘵在卿何損緇衣之好屢形召旨敦禮靡替眷遇益摯欲一識面寤寐思想金甌載卜奚待審像惘然而起補予不逮中心介石終始不改素操難奪卒莫能起顧予誠淺歎媿交至年高德邵一代宗師泰山喬嶽民所瞻依範世善俗斯文有賴身雖處野功利斯大聞卿一疾彌月沉綿病裏憂念醫問頻繁大不整遺遽爾易簣邦國殄瘁士林無祿風儀未接電窆永闕緬懷碩德震悼曷已官庀喪葬式遵邦憲縱非雅志寧廢彝典爰具菲奠告以忱辭卿靈

不昧尚庶格思

王世子致祭文

維歲次甲午三月壬寅朔二十五日丙寅

王世子遣宮官文學洪尚賓諭祭于卒行判中樞府事尹拯之靈瞻彼魯丘有蔚醇儒誠正之學得諸鯉趨本乎美質濟于道腴淵源成李寤寐程朱研精覃思聖誥賢謨立其根基積以寸銖敬義門戶博約規模真知力踐動靜無逾溫乎春風炯如冰壺才周致澤志在唐虞國耻羞忍忘須臾時乎獨善卷懷若愚鍾駟草芥軒冕泥塗民彝罔墜世教是扶 聖朝

禮賢誠意藹乎有衣斯緇有輪伊蒲延登三事有待
都俞蒼生屬望庶被霑濡介石之貞終始不渝簞瓢
有味衡泌自娛冥冥雲鴻皎皎谷駒向來嘒嘒世道
堪吁 王言載昭日月難誣自處坦蕩奚病睚眦毀
譽兩忘榮辱匪拘名以道尊齒與德俱靈光巋然泰
嶽萃乎清風百世可敦薄夫在歌告闕楹夢遽符斯
文天喪正路榛蕪 九重震悼隱卒恩殊顧台小子
罔顯迷塗講肆師席行竭詔訊誘掖薰陶竊有所須
風範莫接夢想終孤憂深嘗藥路遠沿湖茲遣宮僚
替奠東芻不昧者存尚歆斯觚

復宮後致祭文

維歲次癸卯正月辛巳朔二十五日乙巳

國王遣臣承政院右承旨朴熙晉諭祭于故行判中
樞府事尹拯之靈道有消長世以污隆義利分趨王
霸殊功孰啓邪徑乃斲天常孰居正路克樹人綱認
金爲鐵衆口雖滋將紫亂朱公眼難欺巖巖大老德
備道尊文敬之子文正之孫三世正學一國宗師惟
誠與敬內外夾持涵養積久造請光大霽月當空春
風滿座可謂兼善非欲果忘讎深北庭志存東崗
先朝側席夢想殊勤跡雖山林契則風雲玉鉉金甌

日曆全書附錄卷之二
弓旌屢返簞食瓢飲鍾駟匪願望係朝野名高山斗
靡回介石竟嗟歌在生榮死哀恩眷無替尚賴餘韻
用貢斯世湖卿平生如玉無疵間遭橫逆非沮可緇
曰師曰弟貴在相輔昔希元晦今愧同甫一書緘忠
比干是期我欲投劑人自忌醫退提范碑強責稽書
遷怒及親恣意構虛幽明前後毀譽顛倒義乖情睽
寧可終保父師輕重 聖綽昭垂國是大定朝無異
辭斯文欲喪百恠層生狐號鯁舞域吹蠅管墨無差
愛釋有傳法禍網彌天讒紙盈篋宣麻竟收戴盆莫
昭倫綱迺倒士林相吊一脉公議不待百年士皆同

聲予篤不諉爰復舊銜特侈新恩卓爾成德德被尼
岫霧障雲消山自依舊丹書何辱紫誥奚榮惟茲晰
誣蓋以表誠予在震邱卿貳師席思一識面庸資博
約中間羅織寔所愾嘆十載泉塗猶睠甘盤 孝陵
旌趙 仁廟獎成予懷先正亦遵舊程邇將命酒
冽羞馨誕告至意庶慰英靈

祭文

維歲次甲午三月十三日侍教生首陽崔奎瑞伏聞
明齋先生窀穸之事已迫地遠且病不能躬詣謹遣
男尚鼎以十七日戊午敬奠菲薄之具瞻望痛哭再

拜而言曰伏惟先生私淑文成宅相坡溪家傳三世之正學道為百代之宗師薰然和氣之春生閭然文章之日章誠明至而人欲盡淨德義積而面背睟盎此雖愧黃太史形容有道亦庶幾程門人各舉一端嗚呼先生逢時不辰早罹家國之震蕩晚遭師友之不幸素履遂堅於幽貞而平治之業無所施也時議競趨於乖張而世道之變靡不至也嗚呼生民之無祿斯文之運厄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所幸達尊兼三國有大老朝野有矜式之地後學有依仰之所庶幾願期惠我人斯今泰山其頽矣棟木其摧矣朝野何

所矜式後學何所依仰嗚呼痛哉奎瑞以世誼之舊獲一再謁於門下而固已心傾於嚮慕先生亦不鄙夷之年前先狀之托中間勸學之書屬意勤厚自惟屏退以來每欲樞衣於函丈之間以補桑榆之晚功而求道不誠事勢牽人只知明日之尚在不念年光之不待在再遷就之際承已厭世嗚呼朝聞夕死之願今其已矣驚號痛隕茫若有墜適茲 聖候違寧來伏近京之地仍以疾病沉淹委身床茵竟孤燕人之觀葬未親孺子之漬綿緘辭千里以寓一哀而已嗚呼痛矣尚饗

又

維歲次甲午三月十六日後學烏川鄭萬陽葵陽等
謹以香燭晤果再拜寄奠于明齋先生靈筵之下伏
以天祚斯文篤生大賢坡山外裔羨村嫡傳粹然家
學自有淵源况復吾東醇儒接跟文忠杰起理學攸
宗靜菴大之淑人扶風有覺陶山繼往開來石潭是
承門路恢恢聖學提要擊蒙有訣爰及文元禮家歸
一吾道之闡伊湖伊嶠倚我先生窅然遠紹謂聖與
賢都在性分麓拳大錫潤步孤運誠正之學窮格之
力專心為已動遵繩尺博約俱至知行相資回看末

路學問多紕智者過高凌空駕虛其或飭謹孤陋為
拘執如夫子能備中和直趨古轍不墮俗窠崇德廣
業至道是凝真積力久外暢中弼造詣既深成之醇
如發言成章洛建其書英才樂育近遠樞衣飲河充
腹虛往實歸林間日長齒德俱尊 聖主虛席禮招
頻繁我有岑鼎軒冕怎麼成美已定卷懷非果三代
人物百世師表而萬及葵生也最藐妄意此事墳篋
互唱世皆冷觀吾獨決往悲夫嶺外仁賢澤斬獨立
寡助誰與並轡一書為贄千里論心先生忻然許以
知音拈起話頭累十其自由性與情旁及卦畫疑章

日齋年譜附錄卷之二
變節晦義與旨隨得執講何說可秘我及憑叩設科
何以學如畫一圖示塾子寄來鄭重命我參訂規模
謹嚴階級井井何敢容喙捧掛牆臬五常非闕所指
自別容受謬論更投學方跋語尤純前輩有光偉哉
兩圖作聖根址羣經萬語夫豈外此昔聞大拜敢扣
出處何惜一言以扶國脉先生曰唯病為實跡重負
未釋奚暇論事太上曰德立言其次豈無好文可撥
孤悶先生曰否前儒已盡但當謹守何用贅為語嘿
有則本末完備縱未立言無異升堂十載講道分義
不常昨秋伴還誨旨諄懇邂逅時瘡漸盡不遠謂爾

昆仲益懋大業得紙驚危我心悒悒窮居落落未暇
一力朱巾忽觸曾簣遽易安知勉語乃是訣牋承計
摧心食素示變邦無大老士失袖領尼山寂歷泗派
淒冷念我先生海外考亭真儒幾人公獨純精顧茲
預顛性又癡頑理義無窮疑晦如山每承誘教如病
發藥今焉已矣仁義路塞存未執經歿未加麻今當
褻禮又逢阻魔旁尊病篤盡室騷屑子弟未興情文
殊闕第此箱篋廣牋盈溢隻字片言何敢墜失謄寄
一帙以備編摩理窟在此知者知耶合手成誄西望
拜送聚首哭寢豈為私痛睠彼芝山鴿原攸托平生

日齋金詩附錄卷之二
幽賞地下湛樂或莫冥誘獎我導我卒以學道俾無
大過任重塗遠誰知此意嗚呼悒矣先生降止尚饗

又

門人李世德

嗚呼惟我曾西老先生秉尊周之義得家傳之學蔚
為名世之真儒門路之正淵源之的遠紹洛閩近接
坡潭而天篤斯文先生繼起鯉庭詩禮父子師友邃
學醇德山斗於一世根柢於儒林胡不百年以終惠
我豕士而偶爾一疾遽厭斯世使學者無所宗師善
類永失依賴耶嗚呼先生之盛德至善固非管蠡所
可容喙而試言其在人耳目光明俊偉者則資稟之

美金精而玉潤也風儀之粹鳳彩而麟瑞也惠風甘
雨溫乎氣像之和樂也冰壘秋月曠然襟韻之灑落
也若乃俛焉孜孜力學實踐宗旨則居敬而窮理也
要訣則立志而務實也心專用內功必反約養深積
厚敦篤輝光而無一點查滓無一毫虛偽即其學問
造詣之大致也洋洋謨訓旁及子史貫穿融解沉浸
濃郁深於禮功左右逢原著書不為空言記事一循
實理明白暢達典雅紆餘文如布帛味如菽粟即其
經術文章之淵懿也孝本惻怛禮盡追遠廟謁塋掃
羞而不廢諱日哀號臨歿猶慕友第而盡悃切訓宗

而務雍和吉凶衰經人倫因缺親疏遠近恩義周徧
忿厲不形於色辭罵詈不及於僕隸寔先生奉先居
家之行誼也謙恭卑遜表裏無矜拜跪送迎尊卑無
間書疏之報謝惟謹死喪之間慰無替待學子如朋
友勉後進以平實先行誼而後文藝略浮華而敦本
質請業者虛往實歸覲德者誠服心醉寔先生接物
誨人之誠意也家讎國恥矢心自靖偉元之志屏山
之節一隅東魯獨葆大明日月百年丘樊徒勤 兩
朝旄招晚年位遇庶幾夢卜而朝野想望而終不起
人主欲見而竟不得者展也不拔之操履也邈世無

悶超然林壑而愛君之誠憂國之忱不以草野而有
間或 袞職有闕 聖躬欠安則中宵彷徨幾至失
寐重恨受 恩未報每用自傷惓惓深衷續屬乃已
者允矣根心之忠愛也安貧自樂蔬糲晏如平生不
苟一芥晚來盤無兼味即無論芻蕘之贖州縣之饋
雖是 恩命所及猶辭繼廩只領 特賜爰洎身後
之莖典亦有勿用之遺誠始終辭受之節有如是者
大耋毒症經年危惛而神精不爽君子正終却北物
以示本意題徵士以表國恩遷席之教丁寧於飾巾
之時履水之戒深篤於啓手之際平日存養之力有

日齋詩附錄卷之二
若此者若其他微言細行遺芳餘徽之不可泯者殆
難以縷數噫我先生素履幽貞善道守死集儒之成
紹古之統可以俟百世而不忒質前賢而無媿則誠
坡翁所謂三代人物山河間氣也至如作緣懷川橫
遭詆誣固先生之不幸而實斯文世道之幸也有知
乎不幸之爲幸則先生之不幸尤不足恨也不然何
以識先生之大學識大權度也一種毒正之徒多不
自量乘權駕勢閃奸售却誣僞壽張全沒倫義未知
此後將釀出何等變恠也然歐陽子云後世苟不公
至今無聖賢吾黨後人只當俟後世之公而已嗚呼

達尊無三能事已畢及是閒暇蟬蛻濁世存順沒寧
先生奚憾惟是 國無大老誰爲著蔡士失宗嫡誰
任繼開世道之憂大津無涯殄瘁之歎昔人同悲宜
乎 重宸起不識之恨多士懷安仰之痛况此平生
尊事之地山頽矣樑壞矣嗚呼曷依余心之悲回念
小子不肖出入門墻于今三紀雖氣質難化志業無
成而猶能粗知遺華而務實先義而後利名檢之可
尚學術之可貴幸得以免大過而廁士類者何莫非
先生餘教之所洎也未死之前庶幾奉訓不迷不甚
貽著於門墻惟冀先生有以陰輔之也嗚呼小子聞

月齋詩附錄卷之二

日齋年譜附錄卷之二
斬板之期催素車之行袒跣之哭既晚曳杖之音莫
承奔赴後人死有餘罪者晦翁哭延平之辭殆小子
今日之謂矣嗚呼此生何日更挹春風未效等塲之
誠敬伸一酌之奠言有窮而情不可極哭之慟而悲
不可盡惟至誠自有冥感庶尊靈俯歆斯觶

又

南州朴明澈

嗚呼謂天不隸我邦國降此人英謂天欲致乎治平
不慙老成吾道既晦絕學誰航私意日熾正論誰張
薦此筆卮萬古長悲

按朴居河東嶺外高士也嘗以書為贄叩先生出
處之義甲午葬後朴躬負河東沙燔祭器一具來

奠墓下奠畢付諸墓
奴不見喪人而去

又

再從子惠教

嗚呼哀哉小子之事先生于今半生矣自小子始生
先生以先君子之晚得也貽書相賀甚勤其在孩提
也撫頂置膝恩愛備至殆無間於己出蓋家人之嘗
見之者為余說甚詳及其年長而冠也拜先生于座
下先生稍禮貌之正色誨之曰汝既冠矣去爾童心
日新所學歸而告諸先君子先子曰噫是汝終身行
者也由是以往服義仰德之心日深凡有祭祀慶吊
陪先生往及以時趨候侍几杖我先生一動一靜莫

不目擊而心慕也嗚呼觀先生之躬執祀也焄蒿怵
場儼然儼然則意者古所謂事死如生者非謂是耶
觀先生之撫親黨也有慶則誠喜深悅藹然可掬有
哀則惻怛悲傷若恫在己意者古所謂仁厚敦親者
非謂是耶觀先生之待人接物也勤懇謙挹絕無外
飾咳唾嘻笑無非可以感發其善心消融其吝萌者
則意者古之所謂沛然如時雨化者非謂是耶觀先
生於坐尸立齋之際生意彌中和容晬外自然有噓
枯潤物底氣像則一團春風非先生之影子乎觀先
生於晦宴夙興之節乾乾惕若怠惰不設常若有出

門見賓底意思則清明如神非先生之實際乎嗚呼
小子知不足以知先生則妄所云云特其管窺蠡測
願學而不能者也若使善形容聖賢者言之當作何
等語句而自省先生顏至今累十載未嘗見其有一
毫間斷虧缺處則小子不敢知先生其不特三月不
違者耶嗚呼先生之聲音笑顏猶可學而能也先生
之至誠惻怛不可學而能也則從今以後欲見似夫
子之有若亦恐不可得也嗚呼天之篤生我先生者
蓋欲以壽吾東不墜之文則固不得以私於一家而
第念我高祖考至行懿德受佑于天使八松後村童

土龍西石湖美村諸先生趾美前後又使我先生金聲玉振以丕紹先學益昌吾門吾門之盛於斯極矣自後屬漸疏詩禮之業日怠孝敬之風日衰而徒以我先生在善者勸不肖者懼今焉已矣無所庇仰正如千歲豫章枝柯欲歇而大本屹立賴以支拄一朝根拔則離披散漫不可收拾也念此安得不怨天而哭吾私也嗚呼是豈盛衰之常理而不得免者歟抑將有繼先生之緒者或能不墮先業而幸吾家而不至如小子之過憂也耶嗚呼先生以宏大之姿淵深之學苟得以小展抱負於斯世則其挽回叔季也似

不難矣顧以至痛在心復雪無日則遂介然東岡抱道求志以寓終身之慕不幸中道橫逆外至始以無我負之義略加規砭卒至輾轉層激則乃復嘿然自靖雖震凌摧壓人不堪憂而先生則凝然不動其毫髮先君子每與人論此事必曰吾兄處義實仁人君子之心嗚呼後世之公心公服者豈無執此言為左契者乎抑小子亦嘗妄論之夫夫之虛氣風響足以瞞過一世向使無此事以自綻其隱微則彼將肆然為宗匠而無復人覩破矣然則先生所遭世雖謂之不幸而豈天不容假偽而誘導其衷使後生末學得

不北面於越侘之左熹亦得以見我先生之苦心精
義可質神明也歟嗚呼先君子與先生卽同堂知己
也先君子早休田里卜筮必隣朝夕往還至樂湛湛
每有墳齋蕭寺之會輒與先生及農隱團藥彌日講
劇道義往往憂時憫俗相對咨吒而江湖魏闕之戀
著見於酬酢之間小子險釁先君子棄背先生之悼
念痛惜見於挽誄者滿極至情小子每謁先生見先
生與農隱聯榻談笑感懷封腸輒遽辭退不覺其吞
聲而投泣也唯常自誓以事吾親者事先生庶以少
答先生眷顧之意無負先子勉戒之情豈知于今又

失先生使小子俛仰人世失所憮慄耶嗚呼痛哉先
生嘗以小子滯鈍堪受追琢勸令用力於向上工夫
而顧小子志趣卑污不能謝外慕妄自退托以謂若
能樹心實地不忝家風則亦可爲學先生之一道也
豈自料其胡走日遠伎倆莫化終至孤我先生之眷
意也耶嗚呼先生之哭先君子詩有曰好趁時平返
九原先生之深意可見矣今先生以三達之尊考終
於丘園而平生淵水之誠無所疚則適來適去於先
生何憾而小子之哀號不能止者豈非以孤露餘生
又抱安仰之痛永自悼其身世也耶日月有制窀穸

在即辨香告訣淚暗辭感嗚呼哀哉

又

諮議李泰壽

恭惟先生河嶽鍾靈二五儲精氣宇淵宏德量渾淳
集儒之粹紹古作程文定家世乾淳典刑卅角聞道
反躬踐實隱顯閃間表裏洞徹養深積厚面睟背益
溫恭謙虛篤實輝光一心戰兢八旬有六全我所受
反于寥廓嗚呼先生曠世一出士林宗師斯文準則
兩朝繼衣位隆台鉉克舜君民豈若吾親惟是苦
心永矢丘園節炳日星光增彝倫從古厄窮聖或不
免自靖以義先生何恨歷艱嘗險素履坦夷萬古青

山浮雲卷舒我祖松郊立雪坡門爰及文正同志同
傳講世惟舊一心景止出入門墻情深義摯况我玄
翁並時同德昔焉朱呂近而牛粟等室南溪慟深安
放歸然耿光惟先生仰魯山忽嗚遺語含惻失聲號
咷有涕橫臆吾道云窮日觀其摧後生誰覺學者疇
依病滯東華今始奔赴永念平生盛義孤負門屏閱
寂圖書靜落座亾春風庭留梧月萬事陳跡觸目淒
咽漬綿一慟庶幾鑒格

又

門人梁得中

嗚呼哀哉小子之樞衣文席十有餘年惟其目接乎

盛德之光輝耳承乎循循之善誘薰沐之既久自不覺其有觀感省發於中者蓋嘗以平日疑義質問之矣於其憤悱即加啓發稍涉泛問必使之思而得之於是乎有以知君子雖誨人不倦而必使之由其誠而盡其材也亦嘗以羣言之糾紛仰祈折衷矣不加一辭有所左右直據本語導說其意要使同異各極其趣而得失之歸自不能掩於是乎有以知天下義理自有平正道脉而只被人私意杜撰有所障礙也亦嘗與聞於先生雅言詩書執禮之說矣曰人生日用無非禮也無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尤不

可一日不講且習也於是乎有以知秉彜懿則莫非天理而理虛禮實以禮為準方有據依而天理流行仁在其中矣亦嘗觀於先生接人之際矣始而賜顏色也敷腴和暢表裏輝映而氤氳塊圪如陽春之溫日而與之言也平易明白人皆可知而優游浹洽如時雨之潤及其既語而默也雲收雨霽太虛自若一團元氣渾然無跡而專精靜一湛然虛明儼乎如對越上帝之照臨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與靜中須有物者其意象若可以窺見其彷彿矣是知君子之動止語默如天之垂象昭然無非教也雖以小子之

昏愚鈍根未有開發而亦未嘗不以親炙為至幸也
今焉已矣儀刑永隔悵悵此世將何所歸仰也已矣
昏矇終亦無所聞而止矣痛矣痛矣抑又有感慨於
中者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而方其有洪水猛獸
異端之害以亂之也必又旋生大聖賢人以擬其治
斯乃氣數推蕩自不能已爾然而由周公而上上焉
而治之以政由孔孟而下下焉而治之以言故治之
也漸難異端之害甚於洪水猛獸然而申韓楊墨老
佛猶是吾儒名教之外也於吾儒名教之中襲吾儒
之規模用吾儒之義理假其名以張皇鼓舞於一時

而舉世眩耀莫之察焉則世變之極古未有也其任
一治之責者正韓愈所謂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身
之危莫之救以死豈不又十倍難乎哉於是乎有以
知終古世變無有限極而大聖賢人之憂患亦將無
有限極也舉觴長號終天而訣嗚呼哀哉

又

門人崔錫文

嗚呼痛哉先生之存吾道在是先生之逝吾道長墜
人亾道喪世將其否凡在衿紳孰不涕洟况如小子
辱蒙提誨始終獎勵薰炙警效廿載門墻欽仰德義
痛深山頽敬致一誄吾道之東靜退大闡石潭坡溪

有溯其源我老先生若閩於洛宗匠一世大義心學
爰及先生實傳其嫡中正渾厚純粹清明精金無礦
美玉自瑩早聞詩禮師友家庭賢門生賢集儒之成
所以造道蓋有本末心專用內學務平實功在學方
圖成畫一妙道精義呈露昭晰不欺不妄既純且熟
一室存存闇然輝光德氣充溢面晬背盎昔聞今見
望儼即溫春天融融和氣一團丕哉聖謨誦如已言
辭奧旨蘊左右逢原教存近思禮本人情餘事文章
星斗宣朗 兩朝側席禮隆鼎鉉永矢丘園一節采
聖人謂先生果於潔身我謂先生量時量人叔世行

箴當為第一君子罹厄是謂橫逆杜門無辨權度得
正 聖言不惑是非自炳大賢云亾檢人猖熾羣邪
交慶衆心心死殄瘁之詞千載同悲向聞寢疾促駕
候之神精炯炯宛如平日付囑鄭重勉勵諄切依然
告訣情緒黯黯默祝心禱猶冀神監月未再決訃忽
告哀噫文已喪我將疇依日月有時徒友全集山月
淒冷案書零落一慟筵前萬古長辭薦茲單筆尚庶
歆只嗚呼哀哉

又

門下生校理林象德

恭惟先生退陶遺矩坡山嫡傳沉潛理窟禮樂林泉

淵源繼世九峰西山敬義一致誠明兩純養其德性
駟虞麒麟發為輝光惠風祥雲蔚然儒宗展矣哲人
藐茲顓豕覲德最晚辱承鞭約屢形牘簡行箴有稟
退脩是勉末俗易高險路難盡佩服明訓臨履如隕
誠缺束脩百年之恨世道交喪人心胥溺山頽樑壞
哀此風俗尚覲後生深相私淑程王朱陸百世不惑
尾川活活魯嶽如昔恭誦景行若陪風浴挹彼春潦
敢陳泂酌物菲誠昭庶垂感格嗚呼哀哉

又京中儒
祭文

明谷崔錫昂製

吾道其東靜陶繼起若成與李規模大備兩賢既歿

文不在茲憲憲文敬所立卓而學究天人義凜華夷
篤生元喆世為宗師婺鄉正學元定家風器度天成
端外弘中早棄世華深探道腴平生型範一部曾書
敬義直方中正純粹仁心德容晬面盎背望而泥塑
接之陽春昔聞程伯今見其人觀世之儒虛憍伎伐
色厲為剛邦聞為達恂恂忠恕獨專內省黃中通理
錦衣尚絅出處之義一其初終志盡不事用乾潛龍
家讐既深國耻未雪非曰果忘庶矣歸潔豈如夫人
驚外徇名空言不躬高論無成默默遜箴要以自靖
大節斯存彞倫增重間遭橫逆處得其道權度罔愆

犯而不校彼嘒嘒者其不自量蠅點靡瑕鏡磨愈明
人孰無親甚矣其惑父師輕重 王言炳若 兩朝
渴賢旌招屢勤緇衣之好東帛交交婆婆初服永矢
不諼眉壽令德國有達尊肖像未審金甌已卜不屑
千駟誰回介石商輅周冕損益可知惜不幡然舉而
措之天之將喪我其無祿淵冰之戒啓手彌篤十行
恩綸存歿哀榮道則殉身邦國之光吾黨小子幸際
斯文覲德聞風均被餘薰函丈雖遠高山在仰日觀
遽摧吾將安放金聲玉色永閱泉戶素履清規可範
終古百舍來奠匪哭其私尚有英靈降歆茲危

又遷葬

維丙寅閏三月己酉明齋老先生衣履之藏出自香
芝舊兆改窆于杜山之陽前一日戊申後學月城李
養源族曾孫光紹謹具菲羞敬奠于靈筵而告之曰
嗚呼顏爾生晚未及先生先生之道高山景行陽春
瑞日恨未親薰學方畫一徒誦緒言嗚呼正學百世
之範退陶功程伯淳姿稟德以誠成道由謙光屏山
心事有劒空藏百年山阿一邦彞綱人之無禮我則
不校比干王蠋稱停厥度 王曰國著士曰宗師甲
午正月斯文之悲孰其嗣之有覺賢孫賢孫中推大

夜習昏二三小子歧路彷徨獨抱遺書買馬自傷功
利滔滔正道誰倡邪說漫漫絕學誰抗即日曾孫改
卜幽阡堂芥載啓筵几儼新山月依依玉色儗儗攀
號左右恍然列侍昔日微言如獲承之玄封再閉若
山復頽伏哭筵前悵古傷今薦觴陳辭庶垂顧歆尚
饗

挽詞

領府事尹趾完

廣居安宅播洪勻公得天資表德因一代宗師唯退
讓萬乘尊禮但逡巡真心達外知虛已平語由衷却
醉人休說君民違夙志自身康濟亦經綸

又

奕世淵源道益新大賢生值聖明辰身為丘壑藏修
士名是朝廷鼎鼎臣遺志欲辭隆禮葬殊恩不許素
心伸父師輕重王言在炳若丹青詔後人

又

吾家從祖東萊公在昔萱堂即外翁論以輩行余固

長言其齒德子宜隆悠悠離合情何極眷眷音書意
未窮悲不幾時雖自料猶將老淚灑西風

又

領議政崔錫鼎

祭酒家聲遠默庵道學尊內外毓英秀綸緒得美村
薦實有光輝才淑石潭門先生濟厥羨魯鄉如婺源
兩世抱潛德果忘非所論天地屬閉塞大節諒斯存

又

曾氏日三省伯淳春一團德容自粹温心體常廣胖
襲幽芳遠聞藹如中谷蘭 兩朝勤聘召東帛旅爨
爨千駟不屑意真鴻誰可攀台光耀林丘永矢歌考

槃

又

世人多驚虛夫子獨靜專和順發英華深幾在極研
體道恒慥慥慎獨自乾乾不殄亦不隕處義可與權
王言定國是公議不百年不容其奚病然後見大賢

又

昔值西河葵迎哭大江瀆纍纍望深墨嚮仰同及門
古人重親炙心醉飲若醇論相不為私夾輔期致君
出處叩時義經禮講疑文書疏滿塵篋入眼感涕紛

又

判府事徐宗泰

道德諸儒碩翩翩鳳一儀先生惟不出尊府竟同規
夢想勞宸宸恩招到揆司隱然喬嶽重斯世大宗師

又

朔風瞻仰切竟未望門墻粹正承家學崇深養德光
明時經濟失大業繼開長普有山摧痛絨辭賤悃將

又

前吏曹判書崔奎瑞

臨安正脉自韋齋二字誠明體用偕名重 兩朝恩
禮特德尊多士範型皆優賢縱有調益契遜世其如
介石懷一老彼蒼嗟未慙可堪吾道日隳垂

又 次先生病中訣詩韻

前奉事白光瑞

雲林魚鳥盡含悽大老云亡國已虛盛德輝光難再
覲抵留風月舊瀛溪

又

遺詩告訣謾悽悽迸淚幽吟萬事虛花落庭空山月
白此生那復過林溪

又

前主簿南鶴鳴

束帛丘園盛完名簡策稱河南多大袖魯國一儒衣
縱未鴻遠漸猶為鼎路輝哀榮 聖朝備益覺錮陰
微

又

辟呷春風座於焉五十年禮疑承善誘游錄貢新篇
考德今無地摧梁欲問天身遠燕客後淚盡洛雲邊

又

禮曹判書李彥綱

吾東一脉識儒真絕學千秋紹洛閩養德即符先聖
地舍貞終作大明人望尊山岵仍黃髮位極台衡自
白身湖上祗今誰築室杏花猶發古壇春

又

曾從丈席挹清芬想像春風座上薰古有幾人全素
履天教此老任斯文淵源道學資名父存歿哀榮荷
聖君處義當年輕重得不關時議自贊紛

又

兵曹判書尹趾仁

內外淵源學斯文得大賢尊周心自炳蹈海節愈堅
遂讓金甌卜終看素履全後來論出處誰敢在公前

又

父師輕重義何待百年期至痛豕天鑑巧誣任日滋
駟車難奪志霖雨謾勞思千古斯文恨山衣隔玉墀

又

前舍人趙大壽

鍾鼎山林各有目簞瓢陋巷矢終身淵源松老家庭
得衣鉢坡山道脉真出處知關天地閉倫常誰謂父
師均標摧不盡公私慟曾襲先生座上春

又

門下生鄭齊斗

歎息斯文喪端非哭老成天心曾不憖道跡忽云傾
高岳千年仰遺風百世程餘生安可放無復就明誠

又

吏曹叅議尹星駿

羽翼斯文倡道明儒宗三世振家聲接來伊洛餘波
濶鍾得山河間氣精風月爭稱今茂叔衡茅獨保舊
崇禎旄招深仰緇衣好瓢飲惟堅素履貞詩廢蓼莪
茹至痛盈深泉石寄遐情希文老去猶憂國龐德生
來不入城雪日當天羣所怪風波滿地道常亨遂兼
鄒聖尊三達忽夢殷人奠兩楹國有疑時誰作蔡道

無傳處欲生荆殊恩莖用宗臣禮謙德碑題處士名
沂水春風吹故宅延平秋月閱新塋晚生早抱樞衣
願半世終孤負笈誠稍喜靈光猶在魯忍看天柱遽
頽衡白雲洞邃湖山遠慟哭公私淚滿纓

又

門下生監司李坦

尼山鳳所鄉千載復棲托文章備五采其出瑞人國
韶庭望來儀實感虞舜德顧影空徘徊耻與鷄爭食
留著在巖藪衆鳥所趨服嗟彼自絕徒不害為鶴鵬
塵氛不可久奄然歸寥廓鳳在世增輝鳳逝邦無色
鳳去山已空鳳德難更覲我作鳳鳥詞再拜一慟哭

又

牧使李正臣

天教夫子任斯文三世相傳道義真
瀛洛百年前聖緒乾坤一箇大明人
青衿仰德瞻依久紫極虛心禮召頻
乘化倏着元氣盡謾留芳草滿庭春

又

修撰宋成明

東魯今夫子斯文更有人襟懷瞻霽月
氣象藹和春胡蔡家聲大坡潭道脉真
典刑今寂寞那復襲蘭薰

又

痛哭丙丁事深讎不戴天時平身獨隱
歲暮節彌堅有淚沾枯柏傷心詠下泉
尼丘一片地大義炳千年

又

門下生前正言沈尚鼎

松老危忠似澹菴魯西門路又河南真
儒繼作百年未正學相承三世今靜退之
間高着眼溪潭以後獨傳心他時更續
淵源錄元定家聲可並參

又

百年分不入興仁家國深讐欲竄身果
忘豈嘗甘遜世謙虛非直避師臣大明日
月三間屋東魯山川一幅巾試看粉旌
徵士字陶潛元是義熙人

又

龍樓夢想在林丘織路蒲輪未暫休始
許白衣要一

面終嶠黃閣掃羣休網羅雖密奈孤鳳山嶽不搖空
萬牛側席宸情翻撫几時危永失濟川舟

又

酉峯東畔一茅茨老竹踈梧也自怡雲去水流渾不
競天高海濶有誰窺千秋月照題詩處三日山鳴易
簣時身後恩章辭不得石羊空見賁荒陂

又

龍門山色武夷川晚占香芝小洞天六七冠童曾絕
境三千車乘忽新阡瑤琴曲色空流水錢笛聲遙但
曠烟欲識先生真氣像白雲青嶂自穹然

又

前正言李真望

磊落英豪表沉潛禮樂場淵源本真的道德遂輝光
度外蝸蟾沸書中日月長悠然且觀化人自慟摧標

又

每於床下拜欽德意愈新祇恨薰陶淺空瞻氣象真
山河收正氣林壑失完人也日南州路長懷一座春

又

門下生前正言金始燦

正學家傳祖子孫望之泥塑即春溫丘園跡不延英
到韋布身還議政尊出處只循君子義是非終判
聖人言士林今日山頽痛誰遏狂流滿地奔

又

天祐斯文未遽喪湖西夫子際時昌業承元定傳家
學地是尼丘降聖鄉一世尊師心自卑百年謙晦道
愈光山頽此日 哀綸切千古同悲殄瘁章

又

傷心忍說丙丁間家國讎深欲枕干晉朔獨能編粟
里秦炎邦得到商山爭提大義唯高論徒博虛名自
好官何似一生專晦遜超然世外掩柴關

魯岡書院奉安祭文

梁得中

吾道之東有的其緒靜退牛泉淵源接武魯城三世
傳得其宗大義正學共規同切於維八松義倡導周
天地翻覆砥柱濁流正議宏規高風清節月振頽俗
終古不滅逮于石湖爰暨魯西克趾厥美講習切偲
進退以義獨扶人極紹述茂法覺我後覺學程道範
為矜為式恭惟先生克繼前躅屏山之志晦翁之學
專務其實用心於內如聖門曾久而無弊敦厚純粹
清通和樂孝悌通神至誠貫石體用隱顯發義誠明
一以貫之展也大成春陽之溫時雨之潤發於心腑

人自親順暴慢致恭狡偽獻忱聞風誠服覲德醉心
先生家承道學所萃未墜斯文於焉有賴山襟遽摧
誦慕深切躋祔禮重俎豆將設中罹陽九事乃艱危
理不終泯運亦必復 綸音渙然吾道復彰禮賢之
誠寔體 先王爰舉縟儀苟配祀列以承天休以繼
前烈盛舉曠世喜動儒林穆卜良辰四合冠衿牲醴
既陳罔不潔精庶幾降格鑑此微誠

春秋享祝文

宥奎瑞

學有淵源道集厥躬繼開之切百代攸宗

九成書院春秋享祝文

金漢

趙泰億

承家正學範世宗儒重翁之祠配德不孤

明齋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二

明齋先生年譜附錄卷之二

